



镜头中的烟火气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曹宸睿

江雾漫过渝中半岛的傍晚，我踩着十八梯层层青石板缓步上行。两侧吊脚楼悬着晾衣，小面铺子的热气缠在黄葛树的枝丫间，细碎的快门声断断续续，散在晚风里。

在武汉上了一年大学，重新走在这条路上，我如今习惯远远立住，不急于举起相机定格眼前烟火，只安静地望着往来的巷中人。

进入大学，学的是电影专业，喜欢上电影长镜头慢慢推进的舒缓风格。再回想我高中居于渝中老城的岁月，以及那些日日行经的街巷、形形色色举着相机的人，觉得特别有意思。

我的高中时光在重庆老城度过，白象居悬空连廊、山城巷木梯、朝天门石阶，都是我常走的路。彼时街巷渐渐多了远道而来的拍摄者，人人怀揣取景的期许，可落在普通人身上的目光，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模样。

白象居本是纯粹的居民楼，悬空长廊是住户往来必经通道。每逢晴好周末，长廊便挤满持相机的游人，许多人只图追寻索道与高楼同框的景致，下意识贴近窗边、楼道间休憩的住户，举着设备近距离取景。遇上老人低头择菜、静坐纳凉，来不及避让，便只能轻轻侧过身，安安静静等对方拍完再恢复日常。本地媒体曾提起过这种缺少分寸的拍摄状态，不过于我而言，只是少年穿行街巷时屡屡撞见的细微窘迫，不过是热闹烟火里一点不起眼的参差。后来进了大学才明白，这些行为叫作“镜头霸凌”，只顾追逐画面氛围感，忽略旁人躲闪、局促的细微神态，将寻常居民的日常当作随手可取的布景。摄影机里留下了居民纪实生

活的一帧，却少了几分刻在言行举止里的松弛。

有一个在山城巷摆摊的奶奶，我高中时总绕到她的小摊前驻足。檐下悬满柔润的彩色纸灯笼，老人常坐在木凳上捻着毛线织小包，手边温着一锅清甜汤圆。也有慕名而来的游人，他们围在摊前，举着手机相机层层靠近；也有温柔的来客，先买一碗热汤圆陪老人闲话巷中旧事，得到应允后，才退到几步开外，静静拍下她垂首编织的柔和侧影。一近一远，一急一缓，两种取景姿态，同在一个铺满青苔的老巷里相融。

还有一次，路过黄桷坪交通茶馆，偶遇常在此驻留拍摄的熊良彦。后来才了解到他的故事，他不追逐热闹机位，总择角落一张方桌，点一碗沱茶久坐。等天井天光缓缓移动，下棋的老人、敲麦芽糖的师傅全然松弛，眉眼间漫开自在烟火，他才轻抬相机，隔着两三张木桌慢慢取景。经年累月，茶馆的老茶客早已熟悉他的存在，下棋间隙会主动邀他坐近，逢年过节递上一把自家炒制的花生。数年积攒下万千胶片，他拼接成6米长卷《时光》，卷中不见刻意渲染的沧桑，只有老茶客岁岁如常的闲适与安然。

朝天门绵长石阶之上，还有一段温厚的影像往事。摄影师许康平多年前拍下棒棒冉光辉，他肩头扛着沉甸甸的货袋，一手牢牢牵着年幼的儿子，踏过层层梯坎。照片流传开后，许康平并未就此止步，此后15年，每一年他都专程赴渝寻访这对父子。他从不在冉光辉负重奔波、满身汗水时拍摄，总要等他收工后，征得应允，才在闲谈休憩的松弛时刻按下相机快门。十余载春秋流转，扁担

磨出温润包浆，少年渐渐褪去稚气，镜头始终带着体谅与距离，缓慢收纳岁月缓缓变迁的痕迹。

从前常常穿行老城梯坎，巷子里升腾的烟火在身侧流转，劳作的路人、闲坐的长者，我日日撞见，却只是匆匆一瞥，从未静下心来思量镜头与人之间该有的距离。后来反复体味一些电影里沉静舒缓的凝视，再回头翻看那些藏在街巷里的快门光影，才慢慢分辨出两种截然不同看待人间的姿态：有人步履匆匆，一心攫取定格的瞬间，莽撞踏进旁人安稳细碎的日常；有人愿意放缓脚步静心等候，揣着分寸与体恤，安然接纳生活原本平淡朴素的模样。

山城烟火从不会吝啬动人光景：十八梯汤锅翻涌的热气、嘉陵江边静坐看流水或垂钓的老者、老茶馆浮于茶碗的细碎茶叶、扁担上经年磨损的纹路，皆是值得温柔收藏的瞬间。快门起落本无对错，只是举镜之时，不妨多留一点余地，不必急于抢夺转瞬即逝的画面。不急、不扰、不迫，以平等温柔的目光，接住街巷里缓缓流淌、不加修饰的寻常岁月。

此时盛夏的重庆酷暑难耐，我又回到了渝中老城，转身沿梯坎慢行，耳畔快门声依旧错落起伏。不知不觉又走到了高中常去的那家饭店，锅气依然飘香，嬢嬢依然热情似火，一切都仿佛静止了多年，像影片里的长镜头一般。于是我远远凝望巷中人间，不打扰，不趋进，静静珍藏这份独属于渝中半岛、温软绵长的市井诗意。

凭栏望月白帝城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浩

暑气渐消，日落江晚。景区游客早已散去，峡风缓缓朝岸边吹来，空气渐变微凉。炎热夏夜里，江风是大自然给人们的最好馈赠。行走在江边，呼吸也随江风变得清爽起来。

明月皎皎，从三峡之巅缓缓向西移动。水波滟滟，瞿塘里泛起一缕缕白色波纹。此时的白帝城无比安静，像劳累了一天的船夫，在温柔月光下吸着旱烟。

廊桥上，灯光忽明忽暗。迎着江风，彩旗呼呼作响。月光朦朦胧胧，给白帝城披上一层柔柔白纱。从江头望去，隐隐约约能看见城上闪烁的霓虹和古建筑的轮廓。

“瞿塘峡口水烟低，白帝城头月向西。”远眺夔门，只见瞿塘峡口浮起一层薄薄水雾，游轮的灯光照在上面，宛如仙境。此时若立于船头，定能体会到“满船清梦压星河”的意境。

船鸣声渐渐远去，渡口处只剩下几只发出彩色灯光的航标。白帝城头，月光穿过树梢，斑驳的光影下，隐隐约约能看见几处灰白的檐角。

“瞿塘天下险，夜上信难哉。”瞿塘地势险要，水流湍急。白居易乘舟夜入瞿塘时也曾发出“信难哉”的感慨。但今晚的月光格外平静，它轻轻地洒在江面上，让雄奇险要的瞿塘呈现出恬淡温柔的模样。

凭栏望月，临江听潮。皎洁的明月不仅带给世人朦胧的意境，还呈现出永恒的诗意空间。人生短暂，但江月无穷。就像诗人张若虚写的那样：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时光轮转，人世更替。但无论什么时候，月光总是能给人一抹诗意，让人产生无限遐想。

“薄云岩际宿，孤月浪中翻。”杜甫笔下的明月带有一丝孤独，这可能与他在战乱中的漂泊不定有很大关系。他那烦闷的心情，就像那翻涌的瞿塘水浪一样连绵起伏，即使有月来伴，诗人也倍感孤独。今夜则不然，月光整体是轻柔的，而瞿塘也如镜面那般平静。这种恬静与张祜笔下“峡深明月夜，江静碧云天”的意境颇为相似。没有怀人，也没有思乡，只有江与月带给我的浓浓诗意。

古人云：“月与江无约，相逢是偶然。”是的，月与江本无约定，它们的相逢完全是一种偶然。但正是这一份偶然，让这两种本无直接关联的意象在宁静的夜晚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惊艳了世人上千年。

回县城的路上，打开车窗，让清风自由地吹过。此时此刻，燥热和烦闷全部消失，宽阔的柏油路上，多了一股清凉的草木香。“夜静沙堤月，天寒水寺钟”，今夜虽无钟声，但皎洁的月光也足够让我做个好梦了。

桨声帆影龙仓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田仁海

綦江南部山区，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过渡地带，境内群山连绵、丘陵广布。松坎河穿梭于高山峡谷之中，自打比滩蜿蜒而下，经牛舌口，穿官田岭，过七星岩。这里既是渝黔两地的天然界域，也是自西汉至清末民初时期，渝南黔北商旅往来、物资流通的水陆咽喉要道。滔滔松坎河水一路奔涌，绕过石门坎，缓缓流至龙仓子。

龙仓子水码头是渝黔的主要船运通道，也是龙仓子与外界联系的出行点。早年随着同兴小煤窑陆续开采，本地水运商贸日渐兴旺，龙仓子码头逐渐成为周边区域重要的物资集散地。彼时，当地山货特产、农副产品、煤炭资源等物资，均经由龙仓子码头装船外运；东

溪的食盐、赶水的各类日用百货逆流北上入黔，也必经此处中转输送。

码头鼎盛时期，江面舟楫穿梭、商贾云集，每日往来船只达300余艘，江面岸畔常年一派繁忙热闹景象。受河道条件限制，船只上下行驶货量差异明显：逆水上行，每船载货约1吨；顺水下行，每船可载货3吨左右。逆水行船全靠纤夫躬身牵引，码头货物的装卸转运，均由脚夫人力劳作完成。河面轮渡往返不息，南来北往的客商、行旅、劳工络绎不绝，市井烟火常年繁盛。

借码头水运之势，龙仓子沿河兴起一条临河古街。街巷依山傍水而建，民居顺势构筑，半依岸、半临水，错落有致的吊脚楼独具乡土风貌。码头兴盛年间，河街聚居数十户人家，市井业态完备。街面商铺林立，酒馆、盐栈、杂货铺等一应俱全，街巷人流繁杂，昼夜喧嚣。繁华市井之中，各类乱象与纠纷也相伴而生，邻里争执、买卖矛盾时有发生。当地流传着一段旧时轶事：有乡民在肉铺购得猪肠，不慎被野狗偷吃，误

以为商家缺斤少两，双方争执不休，最终报请厘金局裁决化解。当年设置的厘金局配有官兵驻守，主要负责向过往商船征收厘金税费，同时承担维护码头秩序、调解民间纠纷，保障水运码头有序运转。

码头商贸虽盛，但旧时普通乡民的生活异常清苦。那时，百姓多栖身简陋草棚，每日仅两餐粗茶淡饭，终年少见荤腥。食盐更是稀缺珍贵，寻常人家半月难得尝一次咸味，吃盐堪比过节打牙祭。家家户户生计皆凭苦力维系：男子多奔走码头拉纤搬运，或入小煤窑挖煤务工；女子留守乡野，耕耘田地、饲养畜禽、操持家务。物资匮乏年代，乡民所求甚少，若逢年过节能缝制一身花布新衣，便是一年之中最大的慰藉与欢喜。

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随着松藻煤矿开建和川黔铁路修建，松坎河航道荒废，千帆竞渡的龙仓子码头逐渐沉寂。码头停航后，原址改建为蔬菜生产队，为煤矿职工提供生活保障，当地民生因此改善。

如今，松坎河水依然奔流不息，龙仓子昔日的桨声帆影虽然已随时间淡去，但那段关于水运繁荣与市井热闹的历史，早已成为綦南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，深深烙印在一代代人心。

